

此刻，韩家大门口，几辆黑色的商务车整齐地排成一行。凌寒羽家的人井然有序地从韩家的女佣们手里接过行李，搬上后面的几辆商务车。

原本安初夏是准备只带几套衣服就行了，结果姜圆圆硬是让她把大衣柜里所有的衣服都带去了，还让她打死也不能穿凌家给她准备的衣服，说是她的衣服只能由她来准备。她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只好同意了。

“奇怪，我的笔记本怎么还没有拿来？”安初夏疑惑地望了眼大厅所在的方向，明明特意吩咐了一个女佣要拿来的。去凌家借住的话总不能用凌家的电脑上网写小说吧，原本就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听到安初夏的话，凌寒羽走到她身边看了她一眼说道：“我说小姐啊，你当我们凌家是什么特别穷酸的地方吗？笔记本的话，我让他们买几十台来给你玩个够，上车吧，还要去一趟凌家。”

安初夏轻瞥了一下已经不耐烦的凌寒羽，从他手里一把抢过漫画不怀好意地凑近他轻声说：“boss大人，你再催，我就把你某种取向不明的话说出去！”

凌寒羽脸部的表情不自觉扭曲了下，这个蠢货真的以为他是吗？从小到大他还没有如此憋屈过！刚要再说些什么就看到女佣小霞抱着一台笔记本神色委屈地跑过来，仔细看的话还可以发现她的眼角有些潮湿。

安初夏不是那种特别粗神经的人，一眼就看出了女佣的异样，在女佣把笔记本交给凌寒羽的手下后，她拉过了女佣疑惑地问道：“怎么了？小霞，一副别人欺负了你的样子，是不是韩管家训你了？”

小霞慌忙摇摇头，眼泪像掉了线的珍珠一样流下来。一方面是因为舍不得

安初夏，另一个方面是想要狠狠地整一下那个高傲自大的巴萨丽小姐。

“这是怎么了？”姜圆圆一向是爱护下人的人，虽然平时一副咋咋呼呼的样子，但若是看到下人委屈了也会很关心。

“夫人、少夫人，都是因为……那个巴萨丽小姐的关系。”小霞话一出，立即吸引了姜圆圆的注意。她大步走上前拉过小霞，满脸愤怒地看着小霞问道：“怎么了？她打你了？”

小霞再次摇摇头，吸了吸鼻子才继续说：“因为小霞说要先把笔记本送出来给少夫人再给巴萨丽小姐倒牛奶的原因，结果她就……就把少夫人的笔记本给扔在了地上。还好没有摔出什么故障，而且，巴萨丽小姐她还骂了韩管家，我是替韩管家和少夫人感到委屈。凭什么她突然就住进来对我们……”

“够了！”韩七录出声制止，“这件事就到此为止，我说过，最讨厌你们背后嚼舌根！”

见韩七录这么说姜圆圆顿时不爽了，双手叉腰皱着眉朝韩七录大声说道：“嚼舌根跟说清事实你都分不清吗？韩管家在我们韩家工作多少年了，我都没怎么会韩管家大呼小叫，她居然敢……”

“夫人……”韩管家正好走到大门口就听见姜圆圆在对韩七录大声地说话，想来也知道是小霞说了什么，忙上前制止，“夫人，这肯定是有何误会。巴萨丽小姐她……”

“行了，你们慢慢解释是怎么一回事吧，我先上车了。”安初夏咬了一下唇，转身准备上车，韩七录快速上前几步拉住了她的手腕。

站在一旁的凌寒羽勾起嘴角，几步走上前：“哟哟哟，韩少爷这是舍不得了？既然舍不得为什么还要带那个女人回韩家？”

偏头看了凌寒羽一眼，韩七录抓着安初夏手腕的力道更大了：“我是为了韩氏，但是，我绝对不会跟巴萨丽订婚的。”

安初夏的脊背直了直，转过身来时正好看到巴萨丽走到大门口。巴萨丽的身材很好，把斯蒂兰学院的制服都穿出了一种布娃娃的感觉，哪里像她……

轻抬起下巴，她弯嘴轻笑：“这跟我似乎没有多少关系，另外……我快来不及了，麻烦你放手好吗？”

刚才他居然因为巴萨丽而训斥小霞，这是不是说明他对巴萨丽也并不是没有一点好感？否则怎么会护着她。说是为了韩氏，可是，没有这个合作韩氏也会一样一如既往地混得风生水起吧？

察觉到抓着手腕的力道松了些，她立即挣脱开手，最后看了快要哭出来的姜圆圆一眼，转身在坤尼的带领下走到最中间的一辆商务车内坐了进去。

见安初夏坐进车了，凌寒羽眼中的笑意更深了，走到韩七录的面前拍了下

他的肩：“把她放心地交给我吧，兄弟，如果这个外国女人你不抓紧时间处理掉的话，安初夏我可就不还给你了。”

“你敢？”韩七录抬起下巴看了凌寒羽一眼，“快上车吧臭小子！市里的统测提前到今天上午八点，别迟到了。”

点了下头，凌寒羽的目光中有着一丝复杂，快速地转过身上安初夏坐着的商务车，五辆商务车排着队离开了韩家大门，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中。

“嘤嘤嘤……”见安初夏完全消失在视线中，姜圆圆趴在小霞的肩头上小声啜泣了起来。明明知道她很快就会回来，但是没有小初夏在的日子她真的很难适应啊。

伸手轻拍了下姜圆圆的背，小霞转头看向巴萨丽，目光轻蔑。这个女人，早晚都会离开这里的！居然敢骂韩管家，要知道，如果没有韩管家给她的工作，她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决定了，等巴萨丽离开韩家的那天，她一定要放烟花来庆祝！

巴萨丽此时倒是满意地望了安初夏离去的方向，起身走到韩七录面前：“今天第一天上学呢，我想要跟你分到同一个班。”

她知道斯蒂兰的理事长是韩六海，只要韩七录开口的话，她一定可以分到韩七录那个班的。

而韩七录转头看了巴萨丽一眼，不说话不着痕迹地甩开她的手坐进了加长版宾利。韩管家也快速地跑上前坐到了副驾驶座上，汽车就在巴萨丽呆愣的那一瞬间飞驰了出去……

“等等！我还没上车呢！七录！”半晌，巴萨丽才如梦初醒，匆匆跑上前欲想追上去，可是宾利早已经没了影子。

她狠狠一跺脚。姜圆圆在此时笑盈盈地迎上来，脸颊还能看到泪痕，然而眼中已经全然没有了悲伤的样子：“怎么了巴萨丽小姐？我那儿子没有等你吗？”

巴萨丽扯扯嘴角，在姜圆圆的安排下，坐进了另一辆车去上学。看到巴萨丽离开了，小霞不满地嘟起嘴：“夫人，您怎么还给她准备车呀？直接让她自己走去上学不就好了。”

她的话引来姜圆圆的一个白眼。恨铁不成钢伸出食指戳了一下小霞圆圆的脑袋道：“说你笨你还不承认呢！如果让她走路上学的事被她老爸知道了怎么办？传出去外人怎么看我们韩家？恐怕都觉得我们小肚鸡肠呢！”

小霞恍然大悟地点点头，不过她还是觉得这样真不开心，正准备扶姜圆圆往回走的时候姜圆圆突然拉过她，小声地说：“小霞，你给我好好打听一下巴萨丽不喜欢吃什么。”

“什么嘛！夫人，您还说您也不喜欢那位巴萨丽小姐呢，现在怎么还……”

哎哟！痛！”小霞捂着脑袋龇牙咧嘴地说，“您干吗敲人家头啦！”

再次丢了个白眼给小霞，姜圆圆拉过小霞压低了声音说：“我的意思是，她不喜欢吃什么，我们午餐和晚餐就做什么！”

眨眨巴眼睛，小霞如梦初醒，拍了一下脑袋道：“看我这木头脑袋！我马上去偷偷查一下！”

姜圆圆满意地转过身走进韩家大门，想要当她的儿媳妇可没那么容易！她一定会尽快把巴萨丽赶走，然后风风光光地接小初夏回来！

商务车内。

“怎么突然就提前考试了，这也太不靠谱了吧！”如果突然提前的话，安初夏真担心班里的同学们又考个全市倒数。看得出来大家对这次考试都抱着很大希望，也都付出了很多努力，如果还是拿倒数的成绩的话可如何是好？

丢面子是小事，怕就怕大家因为这次市里统考以后，都没有了学习的热情。那她可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安初夏反反复复把手机里的校讯通看了好几遍，最终一生气“啪——”地把手机丢到一边，柳眉紧紧地走在一起。

凌寒羽从漫画中抬起头看了她一眼：“传说中的打败恶魔大少韩七录的美女战士这是怎么了？被一个提前统考的消息打败了？”

安初夏无比自然地抬起手就给凌寒羽一个爆栗：“谁会被一个小小的统考提前消息就打败啊？你傻啊你！”

突然感觉到车内的气温急降，她的余光看到坤尼正通过车内的后视镜冷冷地看着她。心脏猛地跳了几下，慌忙使劲揉了揉凌寒羽的脑袋：“不好意思啊，boss大人！没被敲痛吧？”

凌寒羽轻瞥她一眼，低头看自己的漫画去了。心里默默道：啧啧啧，怎么弄了个暴力女回家？他真是太欠考虑了！

“不过……”半晌，凌寒羽突然出声，“看不出来嘛，原来你也挺怕死的！”那以后他就可以用坤尼威胁她了。

安初夏却突然陷入沉默，脸上的那一抹笑容也被孤寂和落寞替代。

“怎么，被别人说一声怕死就生气了？”所以说女生真是麻烦！连开个玩笑都会较真！比起安初夏，他还是更喜欢看漫画。等等，喜欢？开玩笑……他只是觉得安初夏很逗很神奇罢了。

至于跟韩七录道别时说的要带走安初夏的话，也不过是说说而已。他怎么可能喜欢她嘛，真是好笑……

“确实很怕死。”安初夏突然仰起头看向窗外，“从妈妈离开的那一刻，

我就决定要为了妈妈的梦想而活，也因为那样，才没有崩溃，选择了努力活下来。”

内心猛然一怔，凌寒羽难以置信地看向安初夏，他知道安初夏的妈妈本来就是癌症晚期，又在那种情况下阴差阳错地救了韩伯父，也知道安初夏的爸爸从她们母女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他们，可是亲耳听到安初夏提起自己妈妈的时候，他还是愣住了。

他也曾经有过很美好的回忆——有一个慈祥的不能再慈祥的奶奶，奶奶是个漫画家，她生前画的唯一一部完整的漫画的女主角就叫初夏。因为向蔓葵对七录的背叛，他不相信爱情，讨厌女生，而对于安初夏的那份莫名其妙的不抗拒，大概就是因为她的名字吧？是这样没错……

“抱歉，似乎让你想起了什么不好的回忆。”凌寒羽尽量使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轻松些。而安初夏只是转过头看了他一眼，随即就笑了下表示无所谓。

她确实是因为妈妈的梦想才能坚持活到今天，可是自从韩七录走入了她的视线，她的世界就不像以前那样眼中只有妈妈的梦想。所以她抗拒韩七录，甚至害怕他，怕因为接近他，而忘记最初的梦想，最初活着的原因。

车窗外的景色快速地后退着，马路旁大树的枝叶似乎更加茂盛了些，一切都预示着初夏季节的来临。

车子很快就在凌家大门前停下，迎接她的是凌老太爷和一干凌家的人，而那些人对她都是恭恭敬敬的。

疑惑中，安初夏在凌老太爷和凌寒羽带领下来到了她的房间，她自然是不会知道这是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凌老太爷在安初夏到之后吩咐过了，对她就要像对待少爷一样恭敬，她即将成为凌家的准少奶奶。

她房间对面就是凌寒羽的，这大概是凌老太爷故意的安排，但她稍加打量了一下房间后就和凌寒羽匆忙赶往学院，提前统考，她必须要快点到。

望向那几辆商务车离开的方向，凌老太爷收回目光看向站在一旁的女佣：“凌树那边呢，还没有准备回国的消息吗？”

女佣微微一欠身，恭敬地回答道：“那边说是发生了点紧急情况要处理，大概还要过几个星期吧。”

凌老太爷轻叹一声：“打个电话给他们吧，说是寒羽都有结婚对象了，当爸的人也别整天都窝在国外，该关心下孩子还是要关心的。”

凌老太爷说的凌树就是凌老太爷的儿子，凌寒羽的父亲。几年前，因为凌寒羽的奶奶突发脑溢血，奶奶想要见自己儿子最后一面，于是凌寒羽打了个电话，谁知道凌树当时跟一个女人在酒吧喝酒，没有接电话。

于是这最后一面没能够见着，凌寒羽的妈妈也因为得知丈夫出轨而跳海自杀。从此凌寒羽与凌树就如同形同陌路。凌树跟凌寒羽说话，那么凌寒羽肯定

是不会搭理的。久而久之，凌树也就不去热脸贴冷屁股，又因为理亏所以干脆常年漂泊在国外，父子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

今天的天气似乎不是特别的好，没有一丝风，看样子是要下雨了。

几辆商务车齐刷刷地停在斯蒂兰学院的门口，顿时引来无数同学围观。有这阵势肯定是三大校草中的凌寒羽，他的安全问题一向是凌家最重视的。

看了眼车外围观的人群，安初夏皱了下眉看向凌寒羽：“奇怪，你以前上学都有这么多人围观吗？不会感觉自己像个动物一样吗？”

凌寒羽没有回答打开车门走出去，如果不是她住在了凌家，爷爷一直坚持让他回凌家住他也不至于被这么送到学校。要知道，以前他可都是自己开车来斯蒂兰上课呢。

“这女的是谁啊？怎么会在凌少爷的车上？”

“哎呀！都说你笨了！这是韩少爷的未婚妻嘛！”

“想起来了，他们上了昨天早报的头条呢！羡慕死我了！”

“可是听说韩少爷的未婚妻另有其人呢！这是怎么回事？”

安初夏一下车就听到诸如此类的对话，她撇撇嘴大步走进斯蒂兰学院的校门。这八卦可谓是无处不在，传播速度完全可以跟光速相提并论。学院里林荫道两旁种植着梧桐树，走在林荫道上，感觉凉爽多了。大概是因为快要下雨的原因，不出一会儿，她的额头上就渗出了细汗。

看了下时间，还有二十分钟就到上课时间了，上课铃响后，再过一个小时就是统考的时间了，不知怎的，她感到胸口烦闷无比，直想找个宣泄口。

无奈地叹息一声，她正准备往回走，就听见身边传来一声尖叫。顺着声音看过去，只见一个女生从一棵树上跌落了下来，硬生生摔在了地上。可是女生似乎经常从树上摔下来一般，在掉落的一刹那立刻就在地上翻滚了三四圈。

她不想多管闲事正准备离开，脑神经突然一紧，上前几步小声地喊道：“萌……小男？”

正准备从地上爬起来的萌小男听到声音动作一泄，一不小心又摔在地上。她狠狠地偏头看向罪魁祸首正准备破口大骂就见到安初夏脸色僵硬地看着她。

“老大？”她的目光中闪过一丝惊讶。这林荫道属于比较僻静的地方，刚才她专心致志在树上工作的时候都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老大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安初夏轻扯了下嘴角，一脸尴尬地伸出食指指向萌小男：“粉色的……百变小樱内裤？”

“啊——”一声尖叫再次响彻学校的林荫道，有路过的同学听到惨叫纷纷往林荫道里探头看去，却又被萌小男高分贝的声音吼退：“看什么看？！没看

到美女在练声乐啊？”

无奈地耸耸肩，安初夏走过去，戳了戳萌小男的肩问：“我拜托你，第一天上学能不能安分点？还有你有事没事趴树上干什么？不会告诉我你又那啥……”

某只生物立即摆出一副“还是老大你最了解我”的表情，伸出食指指了指树上的某个树杈说：“我原本是想熟悉熟悉斯蒂兰皇家学院，路过这里的时候你猜怎么着？”

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安初夏接口说：“结果你看到了树上的鸟窝？”这孩子怎么这么多年还不改看到鸟窝就想爬上去掏的习惯啊？

萌小男一把搂过安初夏的肩无耻地笑着：“还真被你猜对了！我说，怎么这么明显的鸟窝都没有人掏呢？这些有钱人家的子女还真是不知道什么叫节俭。有零花钱不能用来买吃的，掏个鸟蛋吃不就行了？你说是吧？”

用力甩开萌小男的鸡爪，安初夏再次翻了个白眼说：“萌小男同志，既然你也已经身为一名‘有钱人家的子女’，那么麻烦你照顾着点自己的形象好不好？别整天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了，鸟蛋掏多了，总会摔下树的！”

无辜地一撇嘴，她刚才还真的摔下来了……不过，掏鸟窝是伤天害理的事吗？说得也太过分了吧……

“不对啊！”萌小男突然反应过来，“不管是爬树还是掏鸟窝偷鸟蛋，都是老大你教我的啊！”

以前她们没有零花钱买零食吃，看到别人吃东西又嘴馋，于是常常去找鸟窝偷鸟蛋然后煮着吃。想想那些日子虽然过得艰苦，却也过得很开心。

两个人一时间居然都陷入沉默。

“江南！你这丫头……我找你半天！”（萌小男真名江南）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传来，安初夏顺着声音看过去就看见那个记忆中很模糊的、萌小男的亲爸。

“我不是说了我到处看看吗？不是让你办完手续就直接回去的吗？还找我半天……找我干吗？”萌小男的语气很不耐烦。但她亲爸似乎脾气很好的样子，也不生气，只是从兜里掏出一张卡走上前递给萌小男，然后看了安初夏一眼对她点点头之后就离开了。

待萌小男亲爸离开后，安初夏不悦地瞪了萌小男一眼：“知道你对你亲爸没什么好感，但你别这么对他啊，我看他对你挺好的哦。如果我是你爸啊，你这态度我早就一巴掌扇死你了，哪还会给你卡啊？话说，这卡里应该有不少钱吧？”

难得萌小男有那副落寞的表情，但很快就消失不见，反应过来刚才安初夏说了什么后，她毫不怜惜地丢了一个卫生球给安初夏：“老大，拜托你别只想钱好不好？我知道你缺钱，但也别这么……好啦！这是饭卡！让我今天中午

在学校吃来着。”

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安初夏打开手机看了下手机屏幕道：“十分钟上课了，今天市里统考，我先闪了，下课记得来一年 A 班找我啊。”

“等等！一起去上课啊！”萌小男狡黠地朝她眨眨眼，装模作样地说道，“这位同学，真巧，我也是一年 A 班！”她可是求了校长好久才得到去 A 班的准许。

呆愣了三秒，安初夏猛然睁大眼睛：“这感情好！这次统考你必须给我考满三科满分，否则就给我下地狱去吧……”

“不是吧！”林荫道里又传出一声惨叫。

几分钟后，安初夏跟萌小男有说有笑地走进教室。结果看到的却是全班同学都在低着头复习，要么就是在做习题，一个个都认真得不可思议。

她脸上的笑容顿时顿住，在萌小男感慨这所皇家学院的学习氛围真好的时候，就看见安初夏起身走上讲台，立即就感到有些不明所以。

“大家，这是……”安初夏疑惑地眨眨眼睛，环顾了下教室四周。

同学们立即安静了下来，安辰川朝她微微一笑站起身说：“我们知道这次考试对我们班来说很重要，是难得的一次让我们班改头换面的机会，所以就更加努力了一些。”

“不过……”一个女生小声地说道，“这次统考突然提前，很担心呢，能不能考好。虽然已经做好了准备，可是时间太短了，很担心呢……”

其他同学也纷纷点头，表示自己很担心。安初夏欣慰地一笑，扬声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至少我们在这过程中拼命地努力过，只要努力过，就没有什么失败不失败之说。不是吗？”

“没错！”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上课铃也在此时响起，班主任准时在教室门口出现，拉了萌小男走上讲台，而安初夏也在此时走向座位上坐下。

“同学们，这位是新来的同学，来吧新同学，做个自我介绍。”班主任慈祥地笑了笑。

萌小男点头，扫视了下全班，大声地说道：“大家好，我叫江南，江南的江南。不过我更喜欢大家叫我萌小男，怎么样？这名字是不是很可爱又很帅气还很有内涵呢？”

全班爆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伴随着用拳头砸桌子的声音。

比起这边的自我介绍，二年 A 班就没有这么幽默了。

“大家好，我叫巴萨丽。故乡是瑞士，但是母亲是中国人。如你们所见，我就是……七录的未婚妻，所以以后女生们就尽量离七录远一点吧，否则我是会生气的哦……”

二年 A 班立即陷入一阵沉默，凌寒羽倒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只是在合

上漫画书的一刹那对着同桌萧明洛说：“接下来的日子会很好玩哦。”

狠狠地咽了口唾沫，萧明洛对这一切毫不知情，顿时有些反应不过来，直直地看向韩七录。当事者并没有想要反驳的意思，只是背靠在后座的桌子上，一脸深不可测地看向窗外。

“智障，这是怎么回事？”萧明洛压低了声音问凌寒羽，“七录怎么不反驳，或者上去把这个外国女人一下子掐死？”

无所谓地一耸肩，凌寒羽趴在座位上打了个哈欠：“因为这是事实啊。”

巴萨丽的一席话正好让路过二年A班门口的丸子听见了，她稍加停顿打量了一下巴萨丽便低下头走回了班里。

“好了，那么巴萨丽同学，你就坐在那个空座位上吧。”二年A班的班主任指了指第四排的空位。

这话顿时换来巴萨丽的不满，她伸手指向韩七录旁边的空位大声说道：“老师，明明第二排也有个空位子，而且，我是七录的未婚妻，理应就坐在他旁边吧？”

二年A班再次陷入一阵死寂，有的同学干脆都屏住了呼吸等待韩七录的大发雷霆。然后……依旧是一片死寂，韩七录还是默默地看向窗外，似乎是在想什么事情。

于是班主任就把这当成了默认，巴萨丽一脸得意地坐到韩七录左边的座位上。而韩七录恰好在巴萨丽坐下的一刹那站起了身：“我上个厕所。”

说完，他淡淡地瞥了巴萨丽一眼，那眼神中充满警告，但他毕竟没有当场把巴萨丽抓起来扔开。

萧明洛也跟着站起来：“老师，我也上个厕所。”

这么说着，他还拽着准备睡觉的凌寒羽，而后者嚷道：“干吗拉我！我不要上厕所，我没尿！”

“你有尿！”萧明洛扬起一个微笑，温柔地问道，“是不是啊？寒羽同学？”

狠狠地打了个哆嗦，凌寒羽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只好跟着凌寒羽出去。

尴尬地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镜，班主任抬起头说：“那么，大家应该都收到短信通知了，今天市里统考提前，大家自己看书，查漏补缺吧。”

待班主任离开后，全班立即闹开了，谈论的话题无非是这个叫巴萨丽的女同学跟韩七录的关系。有人对此嗤之以鼻，有人对此表示无视，有人对此很嫉妒……

当然，还有人……

“你开什么玩笑？”莫昕薇拿着眼线笔画眼线的动作连停都没听。这也难怪，丸子突然冲进来就伏在她耳边轻声说一个外国女生穿着斯蒂兰的制服，还说那女生说韩七录是她的未婚夫，她是韩七录的未婚妻。任谁听了都不会相信。

趁着老师还没进教室，教室乱哄哄的一片，丸子左右看了看，并没有人注

意她，于是再次压低声音说道：“除非我耳朵出问题了，不信你去A班门口看看嘛！”

听丸子这么说，莫昕薇缓慢地放下眼线笔，眼神变得锐利。丸子是绝对不可能用这种事来骗她的，除非她活得不耐烦了。可是如果她说的是真的，那么……安初夏的存在又是怎么回事？头一下子隐隐发痛，她拿起眼线笔猛地扔出去，站起身大声地说道：“吵死了！上课铃都没有听到吗？！”

全班立即安静了下来，没有人会没事去惹学校的女老大——莫昕薇。安初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惹了莫昕薇而被罚绕着操场跑十几圈。尽管不服的人有很多，但没有人愿意真刀真枪地跟她对上。

“大小姐啊，您朝她们发什么脾气啊！依我看，我们现在去会会那个外国女人？看起来呆呆的，应该没有什么多大的本事。”

丸子刚一说完，脑袋就被莫昕薇拿书敲了一下，她瞪了丸子一眼一挑眉，诡异地说：“你现在让我去A班，去七录的班里质问那个女人？那我不成了女疯子了？当务之急，是证明这件事的真实性。”

丸子立即双手一拍，目光中满是敬佩：“你的意思是……找安初夏？哎哟你看我这脑袋，最近怎么越来越不灵光了呢？”

两人走出教室的时候正好跟走进班里的班主任撞了个满怀，丸子慌忙蹲下来帮老师捡起掉落的教材。倒不是她怕这个老师，而是走校长正经过走廊。等校长走过去后，丸子猛地站起身把教材放到班主任怀里转头对莫昕薇说：“昕薇姐，就是她！”

顺着丸子指的方向看过去，正好可以看见那个跟校长有说有笑的女生的侧脸。班主任自认晦气地走上前一步：“你们两个，没有看到校长走过去吗？也不知道收敛……”

“我说老师啊，这校长都走过去了您才放马后炮呢？上您的课吧！”莫昕薇不屑地在班主任肩上轻拍了下，转而惊讶地盯着班主任的脸看：“天呐，老师啊！您该好好做做保养了！这脸上的鱼尾纹都出现了！”

“是……是吗？”班主任慌张地抚上自己的眼角，一脸的愁眉苦脸。

莫昕薇慢悠悠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递到班主任手里，满面微笑地说：“这张呢，是美容店的免费贵宾卡，您收好，只要去我们家的任何一家美容连锁店都可以使用。”

莫昕薇的家族主要经营化妆品，旗下有很多美容店，其品牌享誉全球。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莫昕薇的妈妈是法国人，在三岁时就凭借一部电影成了明星。因此她也继承了母亲妩媚漂亮的外表。

不着痕迹地把卡放进兜里，望向莫昕薇和丸子远去的背影，班主任摇摇头

无奈地叹息一声。

“昕薇姐，你那卡干吗要给她啊？反正她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丸子不悦地看了眼莫昕薇，那卡多不容易拿到啊，就连她也需要很费劲地求莫昕薇呢！

莫昕薇没有回答丸子的话，只是快速地朝楼下走去。有些人呢，不能一味地用批判的手段，否则谁知道那班主任会到校长面前怎么说她？偶尔也是要给别人一点好处，别人才会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还没到一年A班的门口呢，就听见教室里传来一阵阵读书声，莫昕薇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心生疑惑，难道是校长又到了这个班视察？不可能的啊，可是如果不是校长来了，那么他们班是发什么神经居然背那些一看就让人想吐的公式啊？

大摇大摆地走到一年A班门口，班里没有老师，只有一群低着头念书的学生。她抬起手腕弯起手指敲了敲门，立即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这不是莫昕薇吗？她来我们这里干什么？”

“不会是又来找我初夏姐的麻烦吧？这可怎么办呀？”

不耐烦地瞪了那些废话的人，莫昕薇的目光望向安初夏：“安初夏同学，能借你点时间用用吗？出来吧，我们谈一下。”

被安排坐在安初夏后面的萌小男疑惑地看了安初夏一眼，看她脸色很不好的样子。看来这莫昕薇绝对不是什么好货！看安初夏不得已站起来，她也跟着站起来：“初夏，我陪你出去。”

“别了，你还是好好待着吧，待会儿出去别又给我惹什么麻烦。福星和斯蒂兰教学的进度不一样，你还是趁着考试时间还没到好好看书吧。”摇摇头，她拒绝了萌小男的好意。

这一次莫昕薇找她应该不会有有什么恶意，从莫昕薇的眼神中就可以看出。不过，真的是这样吗？上一次她可明明给了莫昕薇一个耳光，就这件事，依她的性子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走出教室后，她还故意把教室的门关上了，挡住了那些想要看看莫昕薇想干什么的视线。

“找我有何事？”她开门见山地问，“是因为上次我扇了你一个耳光吗？”

听安初夏这么说，丸子的眼皮猛地一跳。安初夏……扇了昕薇一个耳光？可是为什么昕薇一个字都没提？不明所以地看向莫昕薇，她只是轻瞥了下嘴角，可多大反应。

“上次的事，我当然也有不对的地方，毕竟差点害你……”

“我说，莫昕薇啊，你到底想说什么，直接挑明了吧。我们两个人就不需要假惺惺地相互客套了，毕竟本身关系也不是很好，你说呢？”安初夏淡淡地

挑了一下眉，果然看到莫昕薇的脸色变了变，像吃了一坨大便一样难看。

站在一旁的丸子看不下去了，咬了下牙问道：“喂，安初夏，我们这次不是来算账的，而是……”

“那个女人的事你知道吗？”莫昕薇打断丸子的话，直接切入了主题。

这一次轮到安初夏疑惑了，偏了下头，思考着莫昕薇说的“那个女人”。突然她的神色变幻了下，收紧下巴一脸严肃地问道：“你指的是……巴萨丽吗？”

这八卦消息传得果然快，巴萨丽的存在居然都已经被莫昕薇知道了。

莫昕薇的脚步稍有些不稳，一个安初夏就足够了，怎么还真的出现了一个巴萨丽？她现在反倒宁愿这是丸子那货故意耍她玩的。

可是看安初夏的反应，明显这是真的……

“怎么？那女人也惹到你了？”安初夏微微一笑，“跟你说实话吧，巴萨丽跟你的话，我倒还是喜欢你一点。喏，她现在搬到韩家来了，我被逼无奈搬到凌家暂住去了。”

这么说的原因是希望莫昕薇也像当初整自己一样，狠狠地整一下巴萨丽。说实在的，对于巴萨丽那种人，她确实更喜欢莫昕薇。至少莫昕薇比她有脑子！

“你之前居然真的住在韩家……”莫昕薇摇摇头，“算了，现在不是计较这个时候。不如……我们联手吧，把那个女人赶走！”

“噗……”安初夏一不小心笑出了声，等恢复平静的时候才扶着走廊的栏杆说，“莫昕薇啊，你似乎一开始就找错了人，我跟韩七录，那完全是不会有任何交集的人。要把她赶走那也是你这个正牌女友的事，就没我什么事了。”

伸出双手快速地掰过安初夏的肩，莫昕薇的眼底闪过一丝落寞：“安初夏，虽然我也不喜欢你，可是比起突然出现的那个女人，我也还是更喜欢你。可是你现在什么意思？想要让我一个人把她赶走，然后你坐收渔翁之利？”

无奈地叹口气，安初夏微侧过脸看着莫昕薇，双手一扬挣脱开莫昕薇的双手说：“如果我再年轻个一两岁，我就肯定跟你去把那人给赶走了。可是现在我身上背负了太多的东西，妈妈的期望，妈妈的梦想，自己向往的平静生活之类的。韩七录不适合我，他可能更适合你吧。再见，我要回去复习了。”

安初夏对着微愣的莫昕薇一点头，转身打开了教室的前门。萌小男此刻正趴在门上专心致志地听外面的谈话，听到安初夏要回来复习正准备抽身门就被打开了。顿时整个人都扑向地面，还好安初夏及时地拉住她的衣领才把她给拽了回来。否则非要摔个狗吃屎不可……

“你怎么回事？”安初夏的声音泛着一丝凉意，萌小男深深地知道这是安初夏发怒的前兆，慌忙站好了身子拍了下裙子才干笑着说道：“我这不是……想要去上厕所吗？”

安初夏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上个厕所需要趴在门缝上么？瞥了下嘴角，她没有说破，只是波澜不惊地说了一句：“没有下次。”

萌小男忙不迭地地跟上：“绝对不会有下次！”果然她做什么事都瞒不过安初夏的眼珠子啊。

而安初夏只是单纯不想让萌小男掺和进来，万一她那臭脾气把莫昕薇给惹火了，那么善后的事不又得她来做？倒也不是怕麻烦，只是担心……她因为自己而受到伤害。

“安初夏，事情不会就这么结束的，我会再来找你。”把教室的门关上的一刹那，莫昕薇的声音正好传入她的耳朵，紧接着是渐行渐远的脚步声。

萌小男正想说点什么，一抬眼刚张开嘴巴就看到安初夏阴森森地看着自己，只得低下头，灰溜溜地走回座位上坐下。

十分钟过后，她实在忍不住，撕下了一张白纸在草稿纸上写道：老大，你为什么不让我听啊？

写完之后她揉成一团，轻轻一扔，结果一不小心扔太用力扔到安初夏桌子前面去了。轻叹一声倒霉，她干脆伸手捅了捅同桌，同桌放下课本疑惑地看向她：

“怎么了江南同学？”

萌小男朝她招招手，等她凑过来之后也把头凑过去，压低了声音问道：“刚才那两个找初夏的女生看起来不是什么好人吧，她们跟初夏有过过节吗？”

虽然之前她是凑在门缝里偷听她们说话，但是教室里读书、背公式的声音太响了，她根本听不到完整的话，只听见那个女生说什么巴什么丽什么的，好像初夏还说怎么背负什么沉重的东西……总之她就是没有听清，所以完全不知道她们在讲什么。但是从那两个女生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们对初夏并没有什么好感。

同桌先是轻叹了一口气，随即也压低声音说：“那个女生啊叫莫昕薇，就是我们斯蒂兰的校花。韩七录韩少爷你知道吗？就是她的男朋友。但是韩少爷似乎不怎么喜欢她，反而跟我们初夏姐走得很近，所以那个女生就因为嫉妒在体育课上陷害初夏姐，让她绕着操场跑了十几圈呢！还好后来韩少爷把她抱走了，否则非得累死不可。”

说到这里，同桌耸耸肩，一脸无奈的样子。

萌小男恍然大悟地点点头说：“我知道了……原来是这样！对了，以后叫我萌小男，我觉得这样比较有内涵。”

同桌忍不住笑了，轻瞥了萌小男一眼吐出一句：“你还真幽默。”

萌小男很快又愤恨地咬牙切齿，那女人简直是不想活了！居然敢陷害她家初夏，她非得……好好还她个礼才是！否则她以后还怎么配叫初夏老大啊？

正在想着怎么报复莫昕薇呢，教室的门突然被人推开。只见走进来的人是校长，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看起来不怎么像中国人的女生，女生满面笑容地站在校长背后，但在抬起眼看到安初夏的那一瞬，她的眸光突然阴沉了下，像个深深的漩涡一般涌起不同寻常的光芒来。

“这个女生是谁啊？长得好像芭比娃娃啊，真可爱！”有女生轻叹。

“怎么嘛，天生就是一副狐狸样！”立即有女生反驳：“还不如初夏姐漂亮呢！”

校长让巴萨丽站在门口，自己则上前了几步，看向萌小男说：“江南同学，我考虑一下，你们以前的学校跟我们的学校教学进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让你来校长室先坐一会儿，很快就要考试了，这次的统考你还有这位巴萨丽同学就先免考好了。”

一直低头看书的安初夏在听到巴萨丽三个字时，翻书的动作突然一顿，抬头朝门口看去……

果然是巴萨丽，只见她也微眯起眼睛看着自己，脸色也同样没有好到哪里去。微扯了下嘴角，她象征性地朝巴萨丽点点头，而巴萨丽只是傲慢地把视线移开不再看她。

萌小男虽然平时有点迟钝和秀逗，但是该敏锐的时候她还是挺敏锐的，那双可爱的单眼皮眼睛一下子就觉察出巴萨丽和安初夏肯定有什么她所不知道的事。

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巴萨丽肯定不是什么好货！亏她在看到巴萨丽的第一眼还觉得有那么一点惊艳，现在看来，肯定是她当时瞬间脑残了，要么就是被那妖女蛊惑了！

“江南同学？”校长唤回了神游的她。

萌小男连忙朝校长一点头：“好的，校长。我马上就去校长室，不如您先走？我这处理点事，很快就来。”

“你认识路吗？”校长微皱起眉，“别走丢了，新生在斯蒂兰迷路的情况可是经常出现，这就市里统考了，我可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什么乱子。”

其实校长这话说得也挺在理，但是萌小男怎么听怎么不舒服，敷衍地回了一句：“我认识路……那什么，就算不认识，我也可以让认识的人带我去嘛。”

听她这么说，校长也就没再说什么，转身往外走，可是刚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转回来伸手指了指站在门口的巴萨丽：“那你快点，我让巴萨丽同学跟你一起去好了，或者你们可以随便在斯蒂兰逛逛，但是千万别在考试的时候靠近教学楼。”

微一点头，校长这才安心地离开，还对巴萨丽说了句：“那么就辛苦你了，刚才我已经带着你在学校里逛了下，应该不会很陌生了吧？”

巴萨丽甜甜地笑着用僵硬的中文回答道：“是的，您尽管放心地去政教楼

开会好了。”

送走校长，巴萨丽又转过身对着萌小男说：“同学，那么快点哦，我在外面等你。”说完她转身走到了一边，门口不见了她的身影。看到安初夏，她就满肚子的火气，还是别看了。中国有句古话，叫作：眼不见为净！

见巴萨丽走开了，萌小男突然站起身伏在安初夏耳边问道：“老大，你是不是不喜欢这巴萨丽？”

安初夏的后背僵直起来，嘴角轻蔑的一勾：“她啊……准确地说，就是让我终于脱离了韩家搬去凌家住的恩人。说不上喜欢，但是，也没有到特别讨厌的程度吧。”

毕竟巴萨丽确实从某种程度上帮她离开了韩家，尽管……内心有那么一丝不舍。

“搬家？”萌小男猛然瞪大眼睛，“你什么时候搬的家？为什么要搬家？难道搬家的原因是刚才门口的那个外国货？”

被萌小男“外国货”三个字逗乐，安初夏笑了一声回答道：“我也不瞒你，她呢，就是正牌的韩七录的未婚妻，你应该很快就也知道这件事了吧？不过，我考试的这段时间你绝对不能跟她发生任何冲突，别给我惹麻烦，知道吗？”

萌小男不经意间轻蹙起眉头，她点了下头，恍恍惚惚地走出教室门口，见巴萨丽正在走廊的另一头发呆，便慢步走了过去。安初夏像她肚子上的蛔虫一样知道她在想什么，其实她也想像安初夏肚子上的蛔虫一般。看得出来，老大对那位七录少爷并不真的像她说的那样，是什么讨厌的人之类的……

“你好，我叫……萌小男。”萌小男嘴一扬勾起一个诡异的微笑。

——我考试的这段时间你绝对不能跟她发生任何冲突，别给我惹麻烦，知道吗？

安初夏的话还回荡在她的脑海，然后在下一瞬萌小男就把这些东西抛到了九霄云外。对她来说，咱不怕惹麻烦，怕就怕不能惹麻烦！

原本对于萌小男的招呼，巴萨丽并不想理会。可是转念一想，这个女生也是新转来的，而且正好分在安初夏那个班，而且那天她似乎跟安初夏很熟悉的样子。或许她可以收为己用也说不定。毕竟在斯蒂兰她还没有熟识的同学，除了韩七录之外。如果能把安初夏的好朋友好姐妹拐过来，让她成为自己的好朋友，那……

经过这么一想，巴萨丽也扬起那副萝莉的笑容，走上去很亲热地抱住了萌小男的胳膊：“我叫巴萨丽，那天的事情就一笔勾销，谁也不要再提了！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

眼眸一沉，她转而对巴萨丽灿烂又羞涩地微笑：“你那么漂亮，真的愿意跟我成为好朋友吗？而且那天，初夏还给了你一个耳光呢？”心里却已经开始

问候起巴萨丽的祖宗十八代。什么玩意儿！

重重地一点头，巴萨丽亲昵地拉过萌小男的手走向走廊尽头然后顺着楼梯往下走。一边用那僵硬的中文说着那天的事情都是误会，一边又问萌小男家住在哪里。

萌小男当然不会把地址告诉巴萨丽，只是说自己还刚来A市，没找好住的地方，目前住在自己的姨妈家。

所以巴萨丽也就没能够说去她家坐坐。走下教学楼后，迎面正碰上韩七录一行人。巴萨丽慌忙迎上去挽住韩七录的手臂甜甜地说：“七录，午饭我们去哪里吃呢？我听说这附近有一家日式餐厅很不错呢。”

没等韩七录说什么，凌寒羽就凑了上来：“我们最讨厌的就是日式餐厅，难吃得要命！”

萧明洛也跟着附和着说：“如果你要吃，你可以自己吃去。”

他们两个一唱一和，巴萨丽的脸上变得铁青，动了动嘴唇不知道该说什么，可是手臂还是紧紧地搂着韩七录的手臂不放开。

韩七录不耐烦地准备甩开巴萨丽，可是一抬眸突然看到了站在一旁大胆“欣赏”帅哥的萌小男。

她……似乎很眼熟的样子，是在哪里见过呢？脑海中闪过一个人影。是她？在安初夏以前读过的高中见到的那个女生？随即上下再看了一眼，他万分肯定现在这个看起来很清纯的女生就是那天见到的“花蝴蝶”中其中的一只。而且，那天在广场上，她就跟安初夏站在一起。

“哟，这位美女是几班的？怎么以前没有见过？”萧明洛眼前一亮，几步上前暧昧地搂住萌小男的肩伏在她耳边轻声说道，“你好，我叫……萧明洛。”

萌小男刚想要说什么，一偏头就撞上韩七录直直看着自己的眼睛。糟糕……

“你……”语气中带着疑惑。

“你好！你是他们说的七录少爷吧？刚才还觉得班里的女生太夸张，原来您真的那么帅啊？昨天没能好好跟您打声招呼，以后在斯蒂兰学院还请多多关照。啊哈哈……”萌小男在韩七录才说了一个字之后就干笑着打断他。

从她那转来转去乌黑的眼珠中，韩七录看出了些端倪——这个女生似乎在极力想要掩饰些什么，而她跟安初夏的关系应该不错，可是为什么会跟巴萨丽走得这么近？刚才没记错的话，巴萨丽挽着她的手臂亲昵得很。

安初夏并不喜欢巴萨丽，那么这个女生……如果没猜错，这个女生似乎是想替安初夏出头，但苦于没有办法，就跟巴萨丽先讨好关系。她看起来也没想象中那么笨嘛……

“放手！”收回目光，韩七录将视线落到身旁的巴萨丽，声音冷冷的，让人不自觉就颤抖了一下。

“可是我们午餐到底要去哪里吃呢？不喜欢去日式餐厅吃饭那我们就……”

“我回家吃，你呢……我随便你。”韩七录轻描淡写一句，想甩开手，无奈巴萨丽紧紧地把他的手抱在怀里，他甚至都能感觉到巴萨丽胸前的柔软，却并不觉得有任何兴奋的感觉，而是恶心和不耐烦。

“松手！”这次韩七录再不留情，用另一只大手使劲抓住巴萨丽的手，然后一把将她甩倒在地上，大步流星走上楼梯。

从他泛白的骨节不难发现，他在隐忍，一旦他动手，那么合约肯定会谈不成。这个合同就算不签，实力强大的韩氏集团完全能够受得住，可是这个合作案涉及到市中心那块最大的地，有来自各方面关注的压力，合作真的终止，对韩氏集团的名誉是有损失的。

这个名誉的损失虽然还可以弥补，但他不能冒这个险。韩氏集团是他们韩家几代人的努力才达到今天的成就，绝对不可以因为他而将这一切毁于一旦。

而不远处，萌小男正对萧明洛说出一句“麻烦你离我远点好吗？”从她丰富的泡帅哥经验中，她知道这类帅哥一向是花天酒地，那颗爱别人的心早已经被他们自己深深埋葬，所以这类人是最惹不得的，一不小心就会让你永无翻身之地！

萧明洛嘴角微微一勾，这女生居然不着他的道！难道说，她只对七录有兴趣？一般女生对他们三个无论谁都不会有抵抗力，可是她……有趣！和安初夏倒是挺像。脑海中不经意间想起安初夏那张清醒的脸，抬起眼看了下巴萨丽，有了这个正牌未婚妻的存在，不知道她现在是何反应呢……

不过，见到韩七录黑着脸离开，萧明洛还是暂时没管萌小男，和凌寒羽对视了一眼，默契地走过去将巴萨丽扶起来。萧明洛摆出他那天使般的微笑垂头说：“真是抱歉，七录这小子，偶尔就喜欢欺负欺负女生！他其实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变态！”

嬉皮笑脸的一番话把萌小男这自以为笑点超高的货都给逗乐了，扑哧一声笑出声来。学校的校霸加校草级的人物居然被说成变态，除了震惊，她只觉得这萧明洛还挺大胆加幽默的。

然而另一个人可不这么想！巴萨丽刚站直身子就听到萧明洛说她的七录是变态，这个词她还是了解的，总之就是骂人的意思，她可不允许别人骂她的未婚夫。一咬牙，她将扶着她的凌寒羽和萧明洛一齐推了出去：“你们两个！给我滚！我不许任何人说七录的坏话！”

在巴萨丽说完这几句话的下一秒，一排黑衣人横空出现，站在最前面的是